

上海崑劇團三齣經典展現傳承之美



●胡維露與羅晨雪決定在《玉簪記》中演唱兩支曾被精簡的曲牌。



●《販馬記》講述夫妻之間、父母子女之間的情感連結。



●《獅吼記》中的三人互動充滿機智與幽默的火花。

當代詮釋古韻 演員共敘台上戲 心中情

●（左起）上海崑劇團演員張偉、沈映麗、黎安、余彬、胡維露、羅晨雪來港獻演三齣經典劇目。



上海崑劇團早前於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，為香港觀眾帶來一連三日的崑劇盛宴。三部經典《玉簪記》《獅吼記》《販馬記》風格各異，卻共同閃耀着傳統崑曲在當代舞台上，經由數代藝術家匠心傳承而愈發蓬勃的生命力。此次演出陣容星光熠熠，匯聚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黎安、沈映麗、羅晨雪，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得主余彬、胡維露，以及張偉偉等一眾新生代青年演員。他們不僅是技藝精湛的表演者，更是傳統與當代、師承與創新的對話者。在演出前夕，幾位主演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，娓娓道來劇中人物的當代情韻與他們在藝術傳承路上的深刻體悟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上海崑劇團此次呈現的不僅是三台經典好戲，更是一場關於崑曲藝術如何在高質量傳承中，不斷與當代心靈對話的生動展示。正如黎安所言，這些凝結了前輩心血的「看家戲」，由新一代演員接棒演繹，並最終與懂戲且熱情的香港觀眾相遇。正如記者在現場所見，劇場內座無虛席，掌聲與笑聲交織，傳統戲曲跨越時空的魅力與生機，在此刻得到了最鮮活的印證。

《玉簪記》：剝開「洋葱」般的古典愛情

傳奇愛情故事《玉簪記》由胡維露（飾潘必正）與羅晨雪（飾陳妙常）聯袂主演。這部跨越時代的雋永之作，講述書生潘必正與女尼陳妙常在這觀相遇相知，最終衝破禮教束縛的故事。它源自岳美緹、張靜嫻兩位崑曲藝術大師超過四十年的心血結晶，如今傳承至第四代演員手中。

對羅晨雪而言，飾演陳妙常最大的挑戰與魅力在於「分寸」。她坦言：「陳妙常不好演，她是個外冷內熱，甚至有些口是心非的人物。」這種「冷」，源於角色身為女尼的身份束縛、文化教養與內在自信；而「熱」，則是遇見潘必正後，愛情悄然萌動的真摯悸動。她分享老師岳美緹的比喻：陳妙常的內心像一顆洋葱，需要演員一層一層、細緻而克制地為觀眾剝開，逐漸展露其核心的熱烈與勇敢，「這種分寸，既是角色固有的，也是演員對角色的理解與駕馭能力。」

胡維露在談及《玉簪記》的傳承與演繹時，分享了一個獨特的視角：「學戲、演戲時，有時需要『站得很近』，有時卻要『站得很遠』。」她解釋：「站得很近」，是對技藝的精雕細琢——在老師傳承的框架中，嚴守唱唸做打的每一處細節；「站得遠」，則是對表演的審美觀照。她亦逐漸體會到老師的深意：演輕喜劇尤需保持距離，避免沉溺於角色或刻意討好觀眾，而要以更通透的視角駕馭舞台。於她而言，表演並非主觀渲染，而是將傳統的積累、美學的修養與舞台的掌控，化為自然的流露。

而此次演出，這對搭檔做了一個大膽決定：在〈秋江〉一折中恢復演唱〈下山虎〉與〈五韻美〉兩支曾被精簡掉的曲牌，「這是老師們當年的完整設計，蘊含了無數心血，我們想將這個完整版本重新帶給觀眾。這確實需要勇氣，畢竟難以預料觀眾的反應，但我們依然決定嘗試一下，年輕就要敢於嘗試。」羅晨雪認為，陳妙常身上那種在束縛中仍能逐步積累自信、最終勇敢追尋所愛的過程，與現代人追求自我成長、突破現狀的精神是相通的，而她們這次的探索與嘗試，本身也正是這種「突破自我、回歸本真」精神的舞台實踐。

《獅吼記》：喜劇節奏下重新定義「河東獅」

《獅吼記》以其鮮明的喜劇色彩在崑劇劇目中

獨樹一幟。上海崑劇團的版本精煉巧思，由黎安飾演懼內的陳季常，余彬飾演「河東獅」柳氏，故事圍繞陳季常因與蘇東坡（張偉偉飾）遊玩飲酒，被妻子柳氏罰跪池邊的趣事展開，妙趣橫生。

余彬在談及柳氏這個角色時，極力為其「正名」：「香港觀眾都知道張柏芝演的《河東獅吼》，一般覺得柳氏是個蠻橫的悍婦。」但其實，柳氏絕非如此。她分析道，柳氏的「兇」與「妒」，源於對丈夫極深的愛意與佔有慾，是對情感純粹性的「較真」——這種不容丈夫「喝花酒」的態度，古今皆然。因此，她在表演上刻意避免一味大吼，而是着力呈現角色的嬌俏、可愛與層次，「哪裏該高八度、哪裏該壓低聲音如日常對話，節奏的鋪墊很重要。」

飾演陳季常的黎安則從人物關係入手，解構這對「歡喜冤家」。他認為陳季常像個「貪玩的大男孩」，既怕老婆管束，又頗為享受這份關注，甚至會故意逗弄妻子來互動。「這種『怕』裏面，有愛，也有情趣，老婆罵他兩句，他還蠻舒服的。」黎安笑說，這種微妙的情感互動，正是《獅吼記》喜劇效果的來源。而飾演蘇東坡的張偉偉也補充，劇中的蘇東坡褪去了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的文人濾鏡，展現的是私下與好友逗趣、愜意又「坑友」的活潑面貌，三人互動充滿機智與幽默的火花。正如余彬所總結，這齣戲的成功

在於將傳統戲曲的程式化表演，與生活化的夫妻情趣相結合，在嚴謹的「四功五法」骨架外，充盈着令當代觀眾會心共鳴的世俗情感。

《販馬記》：悲喜交織中淬煉夫妻真情

《販馬記》又名《奇雙會》，是一齣京崑兩門抱的劇目，此劇情節跌宕，悲喜交融。黎安與沈映麗分別飾演襄城縣令趙寵及其妻李桂枝，劇中，李桂枝為被陷害入獄的父親申冤，趙寵全力相助，二人在患難中情感愈篤，其中〈寫狀〉一折尤為經典。

沈映麗從當代視角詮釋這部老戲的意義：「它讓我們靜下心，反思家庭關係——夫妻之間、父母子女之間的情感聯結。」在一個各自忙碌的時代，這種關於家庭溫暖、團圓與擔當的故事，格外珍貴。她強調，傳承不僅是模仿技藝，更是延續一種精神。每次演出，她都試圖「當作新戲來演」，不斷反思、調整細微的情感與語氣，讓古老的故事永葆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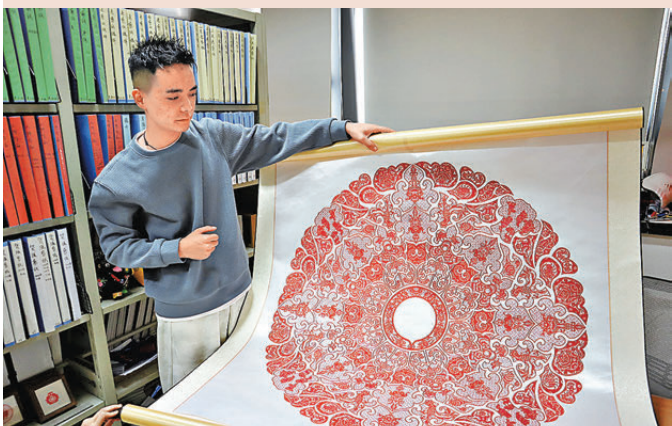
黎安則深情回憶起師承。這齣戲由藝術家蔡正仁親授，「老師的表演鬆弛自如，聲音洪亮」。他從最初的模仿，逐步融入自身對婚姻情感的當代理解。「雖然演的是幾百年前的故事，但夫妻間相互扶持、溫暖傾訴的感情是貫通的。」他與沈映麗自1994年搭檔至今，默契無間。黎安動容地說：「排練時，我常在她身上看到她老師的影子；而我自己表演時，蔡老師的示範也會在腦中閃回。老師傳承的基因，已經長在我們身上，但表現出來時，又自然帶着我們自己的體悟與生命經驗。」

戲已落幕，餘韻悠長。從《玉簪記》中對愛情心理的細膩剖析，到《獅吼記》中關於喜劇節奏與夫妻關係的當代解讀，再到《販馬記》在悲喜交織中對家庭價值的深沉呼喚……此次演出不僅是一場藝術盛宴，更是一次跨越代際的深情對話。傳統在恪守中得以存續，在創造中獲得新生；經典的溫度，正透過一代代演員的手眼身法步，與當下每一顆懂得欣賞的心靈，共振出永恒的回響。

黃河畔的剪紙新脈：聚青春之力 守民間技藝



●熊若雨（左）與賀強交流剪紙技藝。



●賀強展示其剪紙作品。

「一把剪刀，剪開了傳統與現代的隔閡，也剪出了黃河流域民俗文化的萬千氣象。」中國剪紙採風團發起者、「00後」剪紙「守藝人」賀強向中新社表示，期待聚青春之力守護民間技藝，讓剪紙技藝煥發新生。

賀強與剪紙的緣分，植根於故鄉延安黃龍的民俗土壤，「幼時看秦腔時，外婆能即興剪出戲中人物，這在我心中種下『種子』」。黃龍縣地處陝北與關中過渡地帶，剪紙滲透於婚喪嫁娶、祈福禳災等生活場景，兼收陝北喜花鳥、關中愛人物的特點，作品涵蓋民俗、神話等題材。」



●賀強展示「陝北說書」主題剪紙作品。

「剪紙不只是剪，還能刻、撕、染，甚至做成立體作品。」賀強累計創作及收藏萬餘件作品，他堅持脫稿剪紙，還挖掘出「燙剪」等瀕臨失傳技藝。「老藝人的堅守讓我下定決心走上傳承之路，他們的獨家故事和技藝正在消逝。」2017年，他發起中國剪紙採風團活動，八年來團員足跡遍布中國黃河流域多個省份，交流手藝、記錄故事、學習當地文化，活動吸引數百名各地剪紙手藝人、青年愛好者等，累計拜訪上千名老手藝人。

紋樣藏寓意 技藝連當代

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「00後」學生熊若雨加入學校剪紙社團兩年有餘，「參加採風活動，讓我深切體悟到老一輩手藝人曾在物資匱乏的歲月裏，將心聲與期許凝於指尖，以剪紙寄託精神追求。剪紙雖耗時費力卻藏着獨特樂趣，能讓人專注中沉澱心性，在指尖流轉間感受傳統藝術的魅力。」

賀強介紹，黃河上游的寧夏固原剪紙粗放醇厚、線條有力、飽含生命力；黃河中游的山西，剪紙技藝與民俗根系相連，蛇的蜿蜒與兔的圓潤形成奇妙呼應，既延續對遠古圖騰的崇拜記憶，又寄託着百姓的樸素嚮往；行至黃河下游，山東手藝人將目光投向「深藍」，以歸航的船、躍起的魚，勾勒出漁家生活。

「剪紙技法從來不是孤立的『指尖功夫』，而是流域內的風土人情、生產生活深度交融的文化載體，在千百年傳承中演化出多樣風姿。」行程中，賀強還收藏了百餘把明清古剪刀，「這些老物件見證着技藝傳承，我們記錄的每一項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寶藏。」

賀強深知剪紙傳承需連接現代生活，推動剪紙元素融入當代產品，「很多人覺得剪紙只是紅色窗花，這是刻板印象。」他認為文化內涵的傳遞才是技藝生生不息的密碼，如紋樣石榴牡丹暗含多子多福、圓滿順遂之意，魚戲蓮蓮現陰陽相戲、化生萬物的觀念等。

近年來，賀強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，作品被泰國、韓國等多國的私人藏家、機構收藏。面對文化差異，他優先選擇對稱簡潔的圖案，側重介紹藝術價值與民俗背景，減少傳播隔閡。

談及未來，賀強目標清晰，將專注整理走訪資料編成系列書籍，梳理黃河流域剪紙文化並建立完整數據庫；建立私人博物館，陳列明清以來的剪紙作品與工具；利用高校資源開展社團培訓，吸引年輕人關注。在他看來，傳承不是固守，而是保留內核並賦予新生。從黃龍小城到黃河兩岸，從國內課堂到海外展廳，古老的剪紙技藝在青春活力的滋養下綻放新光彩。

●中新社